

冉淮舟先生跟我说,他想用自己珍藏几十年的,有关孙犁先生的书信、手稿、著作、书法等,搞一个“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”。

那是去年2月,这个消息犹如料峭寒风中的春信,使我心头顿生暖意。冉先生特意将展览时间定在去年4月下旬,那正是孙犁先生诞辰112周年前夕,地点选在孙犁青少年时期读书的保定。我当即答应冉先生一定去参观展览,请他放心。在我的印象中,还从未有人或单位举办过类似展览,在孙犁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,“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”这一重要活动,必将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

在去保定之前,我拟出一份五人名单,组成一个小型观展团,有我、孙犁先生的孙子孙瑜、外孙女张璇,还有年轻的研究学者张振杰和马思钰。我们这个观展团的成员很有代表性:我和孙瑜、张璇都来自天津媒体,并且他们二位还是孙犁亲属,我们与冉先生有着多年友谊;张振杰和马思钰是我新结识的青年学者,前者是河北文学馆原副馆长,现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,后者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师。在现代代文学及孙犁研究领域,他们是未来的新生力量。

我们四人分别从天津、石家庄前往保定,而小马最为便利,她的工作单位就在保定。4月28日上午,我们准时在保定的光园会合,参加在那里举办的“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”开幕式。

春天的阳光洒满了这座充满历史感的庭院,融合了中西建筑风格、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周围,环绕着遮天蔽日的树木,枝叶在春风中哗哗作响。简短的开幕式之后,冉淮舟先生满面春风地在展室间穿梭忙碌,热情接待远道而来的友人。他快步走到我们面前,拉住我们的手亲切问候。随后,他特别向我们介绍了展览中若干重点展品,并同我们合影留念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规模的孙犁书信、手稿及著作版本展,几间展室都布置得满满当当。我见到了最为齐全的孙犁著作单行本、选集、合集,包括《白洋淀纪事》《津门小集》《白洋淀之曲》《耕堂杂录》《文学短论》《文艺学习》《琴和箫》《乡里旧闻》《孙犁文集》《孙犁全集》,以及“耕堂十种”的全套十本书;还看到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,孙犁与冉淮舟两人之间的全部信件;亲见了诸多孙犁作品原稿和书法条幅。为方便观展,保定的平原书屋还将展品印制制成三卷本的《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图记》:卷一为书法文稿,卷二为书信,卷三为著作。这套“图记”印刷精美,亦可收藏。

冉淮舟先生在为展览所写的前言中说:“这些作品,不管经过多少风雨,仍然以原有的姿容,完整的队列,顺利地通过了时间和历史的严峻检阅,更加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。”这简短的几句话,却带有深刻含义。回溯往昔岁月,孙犁先生前期的作品,哪一篇、哪一部没有经历过风雨?战争年代的烽火、和平时期的疾病、十年动乱的“遭逢”,孙犁的文学之路并非坦途,而是遍尝人间的酸甜苦辣、凶险丑恶,何止百味。我们从孙犁先生的作品中,读到了他曾遭受的痛苦、坎坷,更读出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,终生抱有的崇善和向上的情怀。他书写自己亲历的生活,呼唤人类美好的天性,那些充满生命力的经典作品,在时代的洪流中闪烁着不朽的光芒。

以前我虽读过其中某些信的内容,却没有见到过原信。在这次展览上,我终于看到了这些书信的真容,而且是如此整洁、清晰地呈现出来,不

光展示出了原信,还有原信封。书信自带的历史沧桑感,增加了它们的文献价值。

孙犁写信时,使用过多种信封,既有普通信封,也有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、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单位的信封,后来多用天津日报社的信封或明信片。所有这些信件都是寄自天津(除了本人在外地),寄出地址多为天津日报社,偶尔也留过家里地址。

让我感慨的是,冉先生的收信地址,曾多次随着工作变动而改变,但无论他人到何处,孙犁都能按照准确的新址寄出信件,双方始终保持着通畅的书信往来,从未因此而中断联系。我粗略统计了一下,从民国寄到寄到天津市新华路《新港》编辑部、保定第一胶片厂子弟学校(冉先生的爱人收转)、高阳县旧城村、滦县杨柳庄公社李家沟、天津市南郊区北闸口公社北义新庄、河北省邯郸、天津市文化局创作室、北京铁道兵文化部等十几处地址。

此外,孙犁写信所用纸张也不尽相同,有普通信纸和单位信笺,内文一律都是竖写。有一种天津日报社的绿色方格稿纸,每页270个字,很是眼熟。看信的落款是1962年,说明这种稿纸使用时间较长,直到前些年,报社还能见到这款稿纸,只是材质有所变化。这些信的信封上,都贴有4分或8分钱的邮票,共计129封。

孙犁在《幸存的信件序》中说:“那时,我正在养病,又要出版几种书,淮舟帮助我做了许多抄录、编排、校对工作。其中主要是对于《风云初记》的结尾、《白洋淀之曲》的编辑、《文学短论》的选择、《文艺学习》的补充,等等方面的协助……我写给他这些信,在1966年以后,我连想也没有想过。按照一般情况,它们早已丢失或被销毁了。现在,淮舟把它们抄录成册,作为一种礼物,给我送来,使我大吃一惊。这些信件和我送给他的书籍,都存放在保定他的爱人那里。在武斗期间,他的爱人顾不上其他财物,背负着这些书籍信件逃匿,过度劳累,以致流产。我想:如果淮舟在1966年以前,把这些信件退还给我,那一定是只字不存了。那时他曾把他搜集到的我的旧作一束,交我保存,其结果就是如此……当我见到淮舟和他的爱人,能在那些年月,保留下我的信件,就非常感动,对这些信件,也就异乎寻常地珍重。”

这段话,曾不断被人在文章中引用,这是孙犁先生的肺腑之言,深情之语。每一位知晓内情的人,都会为之动容!这129封信件,涉及孙犁过往的写作生活、最初的文艺观点,也涉及抗日战争时期,他在冀中和晋察冀边区参与的文艺工作。这都是文学创作方面,切实而具体的问题。试想,倘若这些书信不曾被完好地保存下来,我们便不可能了解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孙犁先生真实的心路历程。而今天的孙犁研究史料,也将失去一份传世作家内心独白的文字记录,那岂不是巨大的损失!

冉先生从求学时起,就与孙犁先生通信,毕业后更是一直到为孙犁做文字工作。但他与孙犁的文字交往,并不是公事公办的性质,而是充满了真情实意,他不图回报,不取分文,只是尽心、尽力、尽义务。孙犁将自己的写作、心境及身体状况等心里话,都毫无保留地说给冉先生,将其视为知己、亲人。

事实证明,孙犁没有看错人,他写给冉先生的所有信件,未受外界干扰、不被风雨所阻,竟然历经艰辛都被完整保存了下来。冉先生仅凭一己之力,完成了现今文坛上的壮举。这几十年间的情感交流,全都凝聚在了书信里。从第一封信算起,即1959年12月5日,孙犁将信寄到了天津南开大

## 见信如面

——“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”观展记



宋曙光

学中文系,这封保存了近七十年的平信,奠定了孙犁与冉淮舟之间一生的师生情谊。如今,这些完整存世的第一手资料,每一封信件都带着沉甸甸的历史感,字字句句都透着关爱,饱含着师生二人的真情。孙犁在信中所谈,都与文学、写作相关,偶有托付之事,或是问候、嘱咐等,也均与文学相关联,除此之外,再无其他。

这是一种纯净的书信交往,虽以文学创作为主,却也关乎社会、文坛,映现出作家的人格、文品。无论对于冉先生,还是参观者来说,这次“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”,都不是一次普通的展览,而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师生展、挚情展,这里展出的每一封信、每一部书、每一幅字,都凝结着深情厚谊,散发出浓郁的纸墨香,展现出丰厚的文化内涵。

在孙犁诸多作品的手稿前,我流连许久。这些作品我都认真读过,现在站在原稿面前,我不禁回想起与它们有关的诸多记忆,《琴和箫》附记、《平原杂志》第三期后记、《津门书简》题记、《文学短论》新版后记、《风云初记(外文版)》序言、《荷花淀》被删节复读者信等,都是极为重要的史料。如诗歌《海鸥》,刊发于1980年10月30日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,原稿上的写作时间为1980年10月

22日,一周左右时间即登载出来,堪称神速。“文艺周刊”编辑看重孙犁作品的程度可见一斑。记得这首诗发表后,还曾引起过反响,现在我看到了诗稿原件,仍不免心情激动。一些信件中谈到的某些作品,大都已在报纸上发表,从这些原信可以看出孙犁当时的心境、发表后的反应及新的感想。有的作品在副刊上发表时,我读过不止一遍,现在看到了它们写作、发表前后的历史背景,不由得心生感慨。除此之外,我还从信中看到了多位熟悉的老作家的名字,回想起他们与孙犁、与《天津日报》副刊的渊源。

在展厅的醒目位置,悬挂着孙犁先生的书法作品,为展览增添了沉静古朴的氛围。在多封信件中,孙犁都提到过书法之事,曾托人买帖、读帖,却谦虚地说自己从小未能好好练字,有人求字便说还需练习。大约是在十几年后,才开始赠予有求的朋友。孙犁先生的书法舒朗俊逸、气韵清雅,有文人风骨,所录内容多为古人著述,赠予时又多是精挑细选,尽量满足对方喜好,适宜收存。因此,孙犁赠送出去的墨宝,友人都是爱不释手,奉为珍品用心收藏,极少再转赠他人。故而,如今市面上很难淘到孙犁书法的真品。

记得,曾任《天津日报》总编辑,后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石坚同志,有一次专程到天津日报社找我,让我识别一封退稿信是否为孙犁所写。那是天津日报社印制的红格信纸,所退稿件系一组诗作,退稿意见用毛笔小楷书写,言辞委婉,落款虽为文艺部,却未署编辑姓名。我认真看后,感觉不大像是孙犁笔体,便当面回复了石坚同志。还有一次,是一位相熟的作者朋友,拿着一轴装裱好的书法作品,要我认定这是孙犁所书。我反复看过后不好当面附和,他便不辞辛苦地另找他人甄别。

我特别喜欢孙犁先生的钢笔字,看着就有一种美感。我最早见到孙犁先生的笔迹,始自1977年,是他给副刊的手写稿件,给我的复函、赠送我书籍时的签名以及便签和字条。如今,看到老人如此繁多的亲笔书信,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,不光是字迹漂亮,而且所写内容也都是真心心情的流露,封封有情,件件含情,字字倾情。我特别注意原稿上那些修改的痕迹,几乎每一页稿纸上面都有修改的笔迹,或改词句或删文字或换标点,足以看出孙犁先生对待写作的认真与严谨。

孙犁的文字功力已达炉火纯青,从他的作品原稿上便能看出。那是经过认真修改后的作品,刊发时哪怕有一个标点的改动,他都能发现。展览中的孙犁著作版本也是最全的。这些熟悉的书籍,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藏本。冉先生真是有心人,这么多年来,他的收藏来自多种渠道,耗尽了心力。这次共展出了三百余件展品。

流连在一排排的展柜间,最为感动的就是冉先生的深情,他在孙犁研究方面的巨大贡献,缘于对孙犁先生发自内心的敬爱,并将这份工

作做到了极致,用坚定、执着、信念,还有质朴的爱心和常人难以做到的无私付出,完成了一件功德无量之事,展现出人性的善良与本真。这些穿越历史风雨的手稿、信件,已经不是单纯的纸张与文字,它们见证了代作家不舍的追求。这些展品完全可以作为孙犁作品的附录、注解和背景资料参阅,不可多得,又弥足珍贵。

展品中,还有冉先生撰写的《孙犁文集》拟目》《孙犁著作年表》《孙犁作品单行、结集、版本沿革年表》等,这是孙犁研究界较早也极为翔实的资料,为日后他人的多种同类著述,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和参考。

我和冉先生见面次数虽不多,但文字交往久矣。他为孙犁先生所作的心血奉献,在创作和编辑岗位上的成就,令我心怀敬佩。我们最早的一次交往,始自引滦入津工程。1982年秋天,我随天津市作家协会、天津日报社等单位组织的采访团,奔赴河北省迁西县引滦工地,现场采访了四位铁道兵战士,赶写出报告文学《你们是功臣》,后交由冉先生在北京审阅。1983年,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集《地球上留下的痕迹》,书名取自该书中冉先生所写文章的篇名。2022年,正值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,我策划、编辑了一套纪念丛书“我与孙犁”,包括冉先生的《欣慰的回顾》、谢大光的《孙犁教我当编辑》、肖复兴的《清风犁破三千里》、卫建民的《耕堂闻见集》和我的《忆前辈孙犁》。其中,冉先生在《欣慰的回顾》一书中,讲述了自己与孙犁先生通信的初始缘分,写得情真意切。

从展室出来,庭院里满是河北乡音。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,我的第一句话就是:见信如面,睹物思人。在展览中,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孙犁生前书信、著述,感觉自己穿越了历史,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报社工作的日子,看到孙犁先生的文稿,闻到清新的纸墨香。孙犁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,但现存的书信和文稿,却似有万语千言,留给我们无尽的怀想和思念。

从光园出去不远,就是保定育德中学,那也是我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。下午的阳光洒满整个校园,学生们在操场上打球、跑步,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。恍惚中,似看到学生时期的孙犁,正在校园中行走,目光投向远方。他在校期间的文字,印在校刊上,青春的身影留在校园里,名字长存于历史中。离开保定之前,我曾向冉淮舟先生建议:这次“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”意义非凡,一定会产生深远影响,可否将其设为长期纪念展,永不撤展?

现在,我还想再向冉先生建议:能否将“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”移展到天津——这是孙犁先生居住了53年的地方,也是他供职了大半生的《天津日报》所在地,更是他这些信件的寄出之地。同时,也是冉先生曾经学习、工作过的城市。我诚挚地向冉先生发出邀请,邀请函就是我的这篇散文《见信如面——“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”观展记》。

2026年3月15日

照片为展览实景

# 文艺周刊

第三〇七五期

犹豫地问:“我能行吗?”贾医生说:“行!我要什么你递什么——手术刀、剪刀、镊子,就这些。”我一听,心里竟有些得意:刚下科室就能参加手术,给主治医生当助手,多光荣啊。

去手术室的路上,我问:“今天做什么手术?”贾医生吭哧了两声,含糊地说:“给一个小战士切包皮。”我不明白:“什么是包皮?”他说:“别问了,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进了手术室,洗手就用了一刻钟。肥皂加小刷子,至少三遍,指甲缝也不能放过,冲洗干净后,再把双手伸进消毒水里浸泡,弯得腰都酸了。值班员帮我俩穿上手术衣,戴上帽子、口罩、胶皮手套。我学着贾医生的样子,双手举过头顶,走进了手术室。

手术室不大,正中一张手术床。一个小战士老老实实地躺着,身上盖着白床单,只露出头来。贾医生站在床右侧,让我站在左侧的小推车旁。我刚站好,突然,床单下的小战士有了生理反应,我吓了一跳,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大步。那时我从未谈过恋爱,对男性的身体一无所知,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贾医生忙冲那小战士说:“别激动!看,把我们小袁吓着了。”接着,他伸长胳膊,从我这边的手术盘里取了一把镊子,挑起床单扔到一旁。小战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,我脑袋“嗡”一声,脸烫得像着了火,心慌意乱,竟结巴起来:“我不……不给你当助手了……”

贾医生倒也没生气:“好吧,我自己来。你把推车推到我这边就行。”我忙把车推过去,转身便落荒而逃。

事后,徐护士长单独找我谈话。她给我讲了南丁格尔的故事——那位真正的女护士,如何提着油灯巡视战地医院,如何让士兵们感受“提灯天使”的温暖,如何把身份低微的护理工作,提升到崇高的地位,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她的一生定为“国际护士节”。护士长说:“南丁格尔九十年去世,她一辈子忘了自己的性别,只记得救死扶伤。咱们做护士的,面对病人,不分男女老少,只认伤与病。”

那番话,字字敲在我心上。像干涸的土地遇了雨,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化开了。从那以后,我干护理工作越来越精心,越来越踏实。为卧床的男病人端屎接尿,不嫌脏,不害羞;参加危重病人抢救,不再往后躲;为逝者整容穿衣,也不再害怕,很快便能单独值夜班了。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灸,掌握了穴位,竟治好七八位面神经麻痹的患者;我熟读了几百味中药,还练就了不用药戥子抓药的本事;我还学会了理发,常利用休息时间,为长期卧床的病人理发,年年被评为优秀护士。

后来,我被选送去军区机关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,以那段护理工作的经历为素材,以徐护士长为原型,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《冉曙光》。那是我第一次动笔写下的作品,后被收进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红花满山崖》,也登载在北京军区的《连队文艺》上。

我为自己曾是一名护士而自豪,虽然做护理工作只有短短四年,但南丁格尔提灯的身影,已在我心里生了根,再也忘不掉了。那盏灯,如过眼云烟,也照进了一个十九岁姑娘的胆怯、慌张与成长。如今想来,青春能有一件白衣作底,大抵也算没有虚度了。

小刘离婚已经有大半年,为调整状态,他和几个朋友相约来到青海的西海镇,准备来个环湖骑行。也许是因为这一段生活不如意,他身心格外疲惫,到镇上的当天晚上,小刘就有了高原反应,心慌气短,头也发晕。他只好一个人留在宾馆歇息,同伴们都骑车奔了青海湖。

在宾馆躺了半日后,小刘感到舒服了不少,就起身来到街上。没走多远,隔着围墙和一片碧绿的草坪,前面一座乳白色的建筑吸引了他的目光。

小刘加快脚步走近那座建筑,发现墙上竟有雕刻着五线谱造型的浮雕。再走近处走,小刘终于看清了那浮雕上面雕刻的乐谱,正是王洛宾的那首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,乐谱下面还有四段歌词。这座建筑的门楣处写着:“王洛宾音乐艺术馆”。小刘顿时惊喜不已,耳边竟响起了熟悉的旋律……

几年前的“五四”青年节,还是大二学生的小刘,报名参加了学校管理体系办的联欢晚会,他要表演的节目就是歌曲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

小刘富于激情的演唱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,还因此被推选参加全校的文艺汇演。在日后的排练中,为了使这个独唱节目更加完美,学生会还为他请来了一个文学系的女生给他伴奏。那个女生叫李晓茵,从小学习民族舞蹈,舞姿优美,属于专业水平。李晓茵称得上是校花,不仅身材匀称,五官也非常精致,尤其是两只秀气的大眼睛,非常迷人。

小刘具有穿透力的嗓音,配上李晓茵婀娜、奔放的舞蹈,使这个节目成为那台晚会的最大亮点,也由此点燃了两个人的爱情之火。

大学毕业后,李晓茵跟随小刘来到了他的家乡,一个做了中学教师,一个进入银行当了职员,二人很快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在他们的婚礼上,那段经典的歌舞节目,也自然掀起了一番高潮。

然而,婚后的生活很快从激情燃烧,转入到柴米油盐 and 锅碗瓢盆的交响之中,马勺碰锅沿儿的事也会经常

发生,而最后导致二人分手的原因,竟是为了包包。

爱美是女人的天性,可天生丽质的李晓茵对时髦服装、金银饰品都不太上心,教师的职业也不允许她浓妆艳抹,所以她唯独喜欢包包。

对于爱妻的这个偏好,小刘起初当然也是尽力满足。几年下来,李晓茵的包包确实买了不少,常带常新,有时不到半个月就要换一个,其中还不

进了邮筒。几天后,小刘正坐在返程的高铁上,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条信息,正是李晓茵发来的:感谢你寄来的明信片。小刘马上回复:不客气。一看到这首歌就和你分享一下。李晓茵:确实是奇妙的缘分。小刘:今晚我就到家,咱们能见个面吗?李晓茵:今晚不行,我有个约会。小刘:有男朋友了?李晓茵:嗯。小刘立刻把手机扣在大腿上,一股酸溜溜的感觉直往上涌,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。直到打开了家门,小刘还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他放下行李,脱去外套,就把自己扔到了床上。

由于婚房是小刘家全款买的,属于婚前财产,因此离婚后,李晓茵就搬到了学校的教师宿舍,小刘一个人还住在婚房里。此时,小刘躺在宽大的双人床上,仿佛还能感受到李晓茵的气息,想到她有了新男友,小刘心里充满了委屈和不甘。小刘越想越后悔,不该因为一点儿小事就把妻子推了出去。他双手抱着李晓茵用过的枕头,把脸贴在上面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屋里黑了下来,小刘没有开灯,像被抽了筋一样瘫在床上。这时,一阵敲门声惊动了小刘,他起身问了句:“谁啊?”

“开门看看不就知道了吗?”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传来。小刘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他走到门前,又问了句:“谁啊?”

“要是再不开门,我可就走了。”小刘这才确定是李晓茵。他一下打开了房门,只见李晓茵站在门口,闪着两只大眼睛:“这么半天不开门,是不是屋里有人啊?”

小刘忙说:“没,没有。你不是说今晚有约会吗?”

“我这不是来赴约了吗?”李晓茵到底是有情人。小刘一把将李晓茵拉进屋来,紧紧搂在了怀里。本版题图 张宇尘

### 白衣往事

袁志军

1968年2月,我不满十七岁,从保定七中应征入伍。那年月,能当上光荣的女兵,是一件顶体面的事。我嫌自己原本的名字“淑梅”俗气,便自作主张改成了“志军”——时髦、响亮,像是一颗心也武装了起来。入伍后,我先在部队机关做了两年多打字员,后调往唐山驻军医院二所,从卫生员做起,慢慢提为护士。如今回想那些年的尴尬事,不觉难为情,反倒觉得有趣了。

初当卫生员那年,我十九岁,没上过护校,不曾受过一天专业培训,只由护士长领着,边干边学。我生来胆怯,对人体结构一无所知,见了抢救病人的场面便往后退。特别是遇到抢救无效而去世的人,老护士们冲在前面,手脚麻利,冲洗、穿衣,一气呵成,我却躲得远远的,扭着脸,闭着眼,连呼吸都屏住了。

一个酷暑的夜晚,徐护士长带我值夜班。她一手举着手电,一手费力地拎着装满冰块的大桶,进了护办室,她喘了口气,对我说:“小袁,走,帮我去太平间给遗体换冰块。”她说得轻松,我却一哆嗦:“啊!遗体?”她是个直爽人,看见我那副胆怯的样子,笑了:“啊?什么啊?当护士得胆子大,你就是欠锻炼。走吧。”

太平间在医院的西北角,是一间孤零零的平房,从科室走过去少说也得一刻钟。我不情愿地抬起水桶——徐护士长比我高,让我走在前头。出了病房楼,外面黑漆漆的,伸手不见五指,手电筒的光微弱得如同萤火,照不了几步远。四下里静得瘆人,我耳边嗡嗡直响,分不清是蝉鸣,还是自己的心跳声。我感觉两条腿发硬,迈一步都费劲,仿佛比手里抬着的冰块还要硬。徐护士长边走边宽慰我:“刚开始都这样,慢慢就好了。人都有这一天,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
走到太平间门口,上方一盏灯泡忽明忽暗,照着门前的槐树,树影也跟着忽隐忽现。我的心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放下水桶,徐护士长掏出钥匙开锁,推门进去,拉亮了灯,又出来提起水桶快步走进来,回头催我:“快进来呀!”我把水桶靠在冰柜上,心惊胆战地挪了进去。那会儿的太平间简陋得很,没有冰柜。七八张空床一字排开,只有靠门口那张床上躺着一具遗体,蒙着白布单,床下洒了一摊水迹。徐护士长说:“冰都化了,快摆!”她手脚麻利地往遗体四周摆冰块,我却像被冻住了,立原地动弹不得。她走过来,一把拽我到床边:“这里是脚,你摆下头,头都来。”我小声应了个“好”,双手抱起一块冰,像小孩点鞭炮似的,远远地丢到脚下。如此几个来回,桶便空了。

徐护士长搓搓冰凉的双手,提起桶说:“你来关灯、锁门。”说罢,快步走了出去。我赶紧拉下灯绳,锁上门,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谁知转身要走,却怎么也迈不动步了,我吓得变了嗓音:“护士长!快帮帮我!”她忙走过来拉住我的手:“别怕,别怕!”可我依然动不了,脑子里接连冒出一个荒唐念头,把自己吓了个半死。徐护士长走过来,低头一看,突然放声大笑起来——原来是白大褂下角,被门缝夹住了。她松了松门,帮我拽出衣角。我此时满脸泪水,看她大笑的样子,自己也破涕为笑。

还有一回,外科贾医生做手术,缺个助手。原定的王护士临时有事,便让我顶上。那时我刚到科室不到一周,什么都不懂,犹

徐护士长搓搓冰凉的双手,提起桶说:“你来关灯、锁门。”说罢,快步走了出去。我赶紧拉下灯绳,锁上门,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谁知转身要走,却怎么也迈不动步了,我吓得变了嗓音:“护士长!快帮帮我!”她忙走过来拉住我的手:“别怕,别怕!”可我依然动不了,脑子里接连冒出一个荒唐念头,把自己吓了个半死。徐护士长走过来,低头一看,突然放声大笑起来——原来是白大褂下角,被门缝夹住了。她松了松门,帮我拽出衣角。我此时满脸泪水,看她大笑的样子,自己也破涕为笑。

还有一回,外科贾医生做手术,缺个助手。原定的王护士临时有事,便让我顶上。那时我刚到科室不到一周,什么都不懂,犹

徐护士长搓搓冰凉的双手,提起桶说:“你来关灯、锁门。”说罢,快步走了出去。我赶紧拉下灯绳,锁上门,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谁知转身要走,却怎么也迈不动步了,我吓得变了嗓音:“护士长!快帮帮我!”她忙走过来拉住我的手:“别怕,别怕!”可我依然动不了,脑子里接连冒出一个荒唐念头,把自己吓了个半死。徐护士长走过来,低头一看,突然放声大笑起来——原来是白大褂下角,被门缝夹住了。她松了松门,帮我拽出衣角。我此时满脸泪水,看她大笑的样子,自己也破涕为笑。

还有一回,外科贾医生做手术,缺个助手。原定的王护士临时有事,便让我顶上。那时我刚到科室不到一周,什么都不懂,犹

徐护士长搓搓冰凉的双手,提起桶说:“你来关灯、锁门。”说罢,快步走了出去。我赶紧拉下灯绳,锁上门,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谁知转身要走,却怎么也迈不动步了,我吓得变了嗓音:“护士长!快帮帮我!”她忙走过来拉住我的手:“别怕,别怕!”可我依然动不了,脑子里接连冒出一个荒唐念头,把自己吓了个半死。徐护士长走过来,低头一看,突然放声大笑起来——原来是白大褂下角,被门缝夹住了。她松了松门,帮我拽出衣角。我此时满脸泪水,看她大笑的样子,自己也破涕为笑。

还有一回,外科贾医生做手术,缺个助手。原定的王护士临时有事,便让我顶上。那时我刚到科室不到一周,什么都不懂,犹



小小小说大观